

後漢書集解

(外三種)



王先謙等
撰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後漢書集解

(外三種)



王先謙等
撰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後漢書五十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禮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餘七王本書

不載母氏本書謂東觀記也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子國除

陳敬王義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義與鉅鹿王

慕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

明年按輿地圖集解惠棟曰前書云武帝元符六年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立齊燕廣陵三王令諸

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義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

於白虎殿七年帝曰廣平在北多有邊費廣平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北乃徙

義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也分汝南八縣為國及帝崩遺

詔徙封為陳王食淮陽郡集解王會汾曰諸本或作淮南或作淮陽郡前漢之淮陽國即後漢之陳國也陳與淮陽俱為一國所

而所食租稅仍舊汝南正所以優異之陳與汝南並隸豫州刺史

部也下云坐制西華頂新陽三縣又坐制固始淮陽三縣據部

陽志西華頂新陽三縣汝南則監本僅漢一淮字則本作淮

陽志西華頂新陽三縣汝南則監本僅漢一淮字則本作淮

立嗣故以其地改封義參政紀傳左昭明曰或疑淮陽為陳國

也兩漢志無是郡當作淮陽也洪順熒曰西平長平西華頂新陽

江兩漢志無是郡當作淮陽也洪順熒曰西平長平西華頂新陽

南紀誤字遂致誤認閩它傳如此者自誤其年就國立三十七年

義子思王鈞嗣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天子將祭擇士而

之禮張三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者惜之漸不可驅也于是謀爭不合為王所

非坐司寇罪也案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陳留書舊傳云高侯字

孝南報質少華口不能劇談戲好沈深之謀為州從事號曰臥虎

人焉之語曰嚴然不語高孝南應二縣令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

累為宰官何不辭蓄以進子孫慎曰我之勤苦以清名為基以二

也慎之性隱賊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輒陰中之憎

怨敬王夫人李儀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隤久作文殺儀家屬吏

捕得久繫長平獄長平縣屬陳國案解欲斷絕解語復使結客

殺殺久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坐削西華頂新陽三縣西華故城在

縣西北項今陳州項城縣也新陽故城在今陳州西項今新陽

今縣州府曰三縣皆屬汝南先謀曰見華頂見項今同新陽

今縣西北六十里十二年封鈞六弟為列侯都鄉侯千秋為新陽侯

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

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

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

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

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

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

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

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

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

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

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

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

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

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參為列侯

職在匡正而所爲不端遽誣告其王罔目不道皆誅死有詔赦龍
不案龍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華嶺書曰龍射其秘法以天
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龍地故參連爲奇又三微三
棟曰龍跟周禮注云五射一曰參連賈公彥云參連者前放一矢
道從矢連續而去也惠士奇曰善射者能令後中前放發發相
及矢矢相屬前失迭準而無絕落後矢後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
失之括蒼衛弦視之若一焉是謂參連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
皆棄城走龍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置軍營於國之都亭也集
弩臺在宛邱縣治古陳城南八十步敬王常於此臺教弩解惠棟曰元和郡縣志云
得完百姓歸之者眾十餘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龍率眾屯陽夏
張召陽淮陽國夏公雖反集解洪亮吉曰案肅宗
章和二年已改淮陽國爲陳國此安得復稱淮陽自稱輔漢大
將軍國相會稽路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飢荒鄰郡人多歸就之俊
傾資賑贍並得全活後袁術求糧於陳而俊拒絕之術忿恚遣客
詐殺俊及龍陳由是破敗謝承書曰俊字孝遠烏桓人蔡孝廉補
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爲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閭陽私行
到陳之俊所後從欲飲酒因詐殺俊一鄉吏人哀號如喪父母集
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俊孝靈皇帝擢拜陳相汝南葛陂盜賊並
起陳與接壤四面受敵後厲吏民爲保障之計出倉見穀以賑貧
民鄰郡士庶咸往歸之官本身捐奉祿給其衣食士謙曰官本
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眾夫人姬妾多爲丹陵兵烏桓所略
云集解官本考證曰陵監本誤作陽今改正

彭城靖王恭承平九年賜號靈壽王取其美名也下重熹王亦同東觀記曰賜號未有國邑也
十五年封爲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改南郡爲國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曰封乃徙爲六安王呂廬江郡爲國肅宗崩遣詔徙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敦厚威重舉動有節度吏人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爲竹邑侯竹邑縣屬沛郡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也竹邑或爲邕字傳
寫誤也案解先謙曰今屬陽府甯州北二十里元初三年恭呂事怒子酺酺自殺東觀記曰恭子男丁前物故酺傷丁小妻素怒因酺馬度酺亡夜詣彭城縣飲上書恭遺從

管者頭曉令歸數責之乃自殺也集解先謙曰今本東觀記前下
有妻字是也下又引記云丁爲魯陽鄉侯則是丁未物故而牧故
者乃其國相趙牧曰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大逆不道有司奏
請誅之恭上書自訟朝廷旨具素著行義令考實無微牧坐下獄
會赦免死快錄注曰牧字仲師長安人少知名以公正稱修春秋
褚太守皆有稱績及誣奏恭安帝疑其侵乃遣御史恭立四十六
母亡歆覆案其事實下牧廷尉會赦不誅終于家
年薨子孝王道嗣元初五年封道弟三人爲鄉侯東觀記曰丙爲
鄉侯丁爲恭孫順爲東安亭侯道立二十八年薨子頃王定嗣本
魯陽鄉侯
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爲亭侯東觀記曰定兄蒙字亭侯弟光
侯延昌城亭侯配梁父亭侯定立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
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也
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毀齒過禮集解顧炎武曰齒是齠字古齒字
田君斷碑云儀倖毀齒傳相曰關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
集書云字書皆與肅同
敬賢樂施國中愛之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爲賊昌務所攻集解惠
棟曰孫

有東海相昌稀 避奔東阿後得適國立六十四年薨孫祗嗣立七
 年魏受禪昌爲崇德侯
 樂成靖王黨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封樂成王集解沈欽
韓曰續志
 明帝改信都國名樂成此偶與河間所治之樂成縣同名耳永元
 獻樂成河間兩國竝立不得同都此一縣一統志以爲卽河間府
 樂成非也 黨聰慧善史書喜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建
 初四年召清河之游觀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饒陽安
 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國前書及郡國志清河無游縣觀津故城
在今德州縣東北光成在今滄州東光
 縣南成平在景城縣南中水在今德州樂壽縣西北南深澤在今
 定州深澤縣東也集解義大昕曰觀津本屬信都縣不知何時
 改隸清河地理記外戚世家竇皇后清河觀津人此在信都置郡
 之前郡國志中水成平屬河間先謙曰觀津注見劉植傳中水見
 李忠傳信都縣安平見光武紀南深澤及帝崩其年就國黨急刻不遵
 法度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嫁爲男子
 章初妻哀姓置名也稱男子者無官爵也集解惠棟
曰孫愜云哀姓漢有哀章章姓秦有章邯 黨召哀愜入

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驚恐懼乃密賂哀置姑使殺初事發覺
黨乃殺教內侍三人目絕口語又取故中山簡王傅婢李羽生爲
小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和帝詔削東光鄭二縣鄭縣屬鉅鹿
反案縣大昕曰鄭本屬鉅鹿不知何時改隸案成初建初所
益八縣鉅鹿之縣當居其一史誤以爲清河之游清河本無游縣
也先諱曰今保定府東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無
子國絕明年和帝立崇兄修侯巡爲樂成王是爲釐王修侯及修
海縣字或作修案經亮吉曰前書地理志修王縣屬渤海郡修
縣屬信都國水經注引地理志曰修縣西北二十餘里有修
市城故縣也二縣蓋光武時并省爲一縣治在修縣志云屬信
都耳是後漢書本無修市縣此注止應云修縣屬渤海沈欽諤曰
注及當爲卽又衍一立十五年薨子隱王實嗣立八年薨無子國
絕明年復立濟北惠王子長爲樂成王後長到國數月驕淫不法
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其罪至不道安帝詔曰其有視
其面而放逸其心視姑也言面姑然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
致敬之節爾穆之慎乃敢擅損犧牲不備恭芬詩小雅曰恭芬芬
惠棟曰東觀記載安帝詔曰樂成王居慢易大姬不震厥教大姬
所繼之母出入顛覆風淫于家案經惠棟曰風淫猶謂淫也古文
震懼也出入顛覆風淫于家向書曰顛淫于家許慎云注門內
風墮音相近一說化牡相誘謂顛取人妻償遺婢妾毆擊吏人專
之風風淫周禮所謂鳥獸行也妙取人妻償遺婢妾毆擊吏人專
己凶暴愆罪莫大甚可恥也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子理周禮
以八辟廢邦法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
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
議親之辟其貶長爵爲臨湖侯臨湖屬臨江郡案經惠棟曰通鑑作無
議親之辟其貶長爵爲臨湖侯臨湖屬臨江郡案經惠棟曰通鑑作無
壽昌曰章帝紀齊王舅貶臨湖侯傳傳子朕無則哲之明致簡
昌徙無則侯無則侯不得謂通鑑爲非朕無則哲之明致簡
統失序罔目尉承大姬增懷永歎袁宏說曰向書侍郎治宏議以
子生爲立賢師傳以訓導之是以目不見惡耳不聞非能保其方
稷高明令賢師傳以訓導之是以目不見惡耳不聞非能保其方
兩卒受榮爵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官議親意恩見其不
教無辜以誅可爲非無赫赫大惡可裁削尊損其親賦令得改過
自新革心向道案黃香集與宏共奏此香延光元年曰河間孝
之辭也案經惠棟曰注治宏袁宏紀作孝宏

王子得嗣靖王復曰崇成比廢絕故政國曰安平是爲安平孝王
立三十年薨子續立案經先諱曰官本統作續中平元年黃巾賊
起爲所劫質囚于廣宗今貝州宗城縣也賊平復國其
年秋坐不道被誅立三十四年國除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卽位常在左右建初
初冠詔賜衍師傅已下官屬金帛各有差四年曰臨淮郡及九江
之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椒合十七縣益下邳國鍾離在今壽州
在縣西南東城在定遠縣東南歷陽和州縣也全椒今滁州縣也
案經大昕曰下邳本東海縣今置爲下邳郡而以臨淮郡地益
之志鍾離下邳國十七城除下邳曲陽吾良臣臣卽本不屬臨淮
其餘十二縣并鍾離五縣正合十七之數但志所載東城卽九江
之東城實重出一縣當併下邳計之爲十七也鍾離當塗歷陽全
椒四縣志仍屬九江傳又不見創地事致漢世王子封侯者例別
屬它郡鍾離歷陽志稱侯國必王子侯也其二縣志不言侯國或
分封未幾而國除爲縣平先諱曰東城見實紀歷陽見法雜傳全
椒見馬成傳鍾離今屬鳳陽縣帝崩其年就國衍後病荒忽而太子
東北東城今定遠縣東南

有罪廢諸姬爭欲立子爲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城
靖王燕至下邳正其嫡厥立子成爲太子東觀記載和帝賜燕詔
無恙蓋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下邳王被病沈滯
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寧姬妾適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
卽頭傷失道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誹謗迄今適嗣未知所定
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
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不可不慎王其差次下邳諸子
爲案經先諱曰官本統作續中平元年封衍無和帝二字衍立五十四年薨子貞王
成嗣永建元年封成兄二人及惠王孫二人皆爲列侯成立二年
薨子愍王惠嗣陽嘉元年封意弟八人爲鄉亭侯中平元年意遭
黃巾乘國走賊平稅國數月薨立五十七年年九十子哀王宜嗣
數月薨案經大昭曰數月二字衍因上文有數月幾句而誤耳
然星宋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樂節王書永平十五年封爲汝南王母陰貴人有寵暢尤被愛幸

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賜恩寵甚篤建初二

年封暢舅陰棠爲西陵侯西陵縣屬江夏郡四年徙爲

梁王梁王曰陳留之鄧宣陵濟陰之薄單父已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

縣今許州鄧陵縣也宣陵今宋州縣也薄故城在今曹州考城縣

東北單父今宋州縣也已氏今宋州縣也成武今曹州縣也

梁國縣屬父成武本屬山陽王長亦同時封以理探

爲之不應齊侯以界梁恐傳文誤也郡國志鄭作陽此字亦誤

爲鄭先諱曰宣陵今歸德府宣陵縣南單父父驍見光武紀此

見宗室傳帝崩其年就國暢性聰慧然少貴驍頗不遵法度歸國

後數有惡夢從官下忌集解通鑑胡注姓諸卡本自有周曹叔振

有卡莊子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

楚有卡神也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

及知吉凶也集解沈欽韓曰春秋成後其神至可便致遠方物

太一曰齋戒六丁道乃可成抱朴子雜應篇甘始法召六丁

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宋崇文總目有祭六丁神法一卷

卜筮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其占氣集解惠

日月星祠祭求福忌等詔媚云神言王當爲天子暢心喜與相應

昔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試辭不昭有司請殺

暢請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徒九真帝不忍但削

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

傳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集解惠

宏紀從官下忌利臣財物焚惑臣暢臣暢無所昭鬼與相然諸不

自知陷死罪已至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

願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

曲法申恩恩橫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臣負先帝西令陛

下爲臣收汗天下汗惡也天下以帝赦王爲惡故言收惡天下也

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

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唯陽穀孰虞蒙貴陵五縣還餘所

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集解惠棟曰漢制諸王其無子者願

還本家自選擇謹教奴婢二西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

鼓吹蒼頭奴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集解通鑑胡注漢官儀云

皆屬太僕工技屬尚方鼓吹屬黃門者頭奴婢屬臣暢曰骨肉近

親亂聖化汗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集解蘇與曰目凶惡復

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

臣小善之路集解先諱曰官本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願

能自悔臣臣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

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集解惠棟曰言唯陛下哀臣令得喘息

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日久生入黃泉無已見先帝此誠臣

至心臣欲多連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饑足詔報

曰朕惟王至親之屬痛淑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

紛有言今王深恩悔禍端自克貴朕惻然傷之志匪由子咎在彼

小子謂由卡忌及王禮等也暢乳母王禮乳母不得稱小子

蘇與曰志匪由子咎一日克已後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

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易謙卦曰天道虧盈

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爲謙是一而天地神人

皆益之故曰一謙而四益訟卦初六曰小有言終吉言王雖小有

終吉也強食自愛暢固讓章疏上集解先諱曰官卒不許立二十

七年薨子棖王堅嗣永平十六年封堅弟二人爲鄉亭侯堅立二

十六年薨子懷王匡嗣永建二年封匡兄弟七人爲鄉亭侯匡立

十一年薨無子順帝封匡弟孝陽亭侯成爲梁王是爲夷王立二

十九年薨子敬王元嗣立十六年薨子彌嗣立四十年魏焚禪曰

爲崇德侯

淮陽頃王嗣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爲淮陽王呂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集解錢大昕曰案汝南郡無新安縣疑立新陽之誤也郡國志西華仍屬汝南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永平二年和帝立嗣小子側復爲常山王奉嗣後是爲陽王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國並葬京師側無子其月立兄防子侯章爲常山王和帝憐章早孤數加賞賜延平元年就國立二十五年薨是爲靖王子頃王儀嗣永建二年封儀兄二人爲亭侯儀立十七年薨子節王豹嗣永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爲亭侯集解錢大昕曰元嘉當作元嘉豹立八年薨子嵩嗣三十二年遭黃巾賊乘國走建安十一年國除

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呂東郡之離孤陳留之長垣益濟陰國集解錢大昕曰郡國志長垣仍屬陳留立十三年薨于京師無子國除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曰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曰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曰成其度焉左傳曰齊景公與晏子鄰殿之幅六十晏子不受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度使無違也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明帝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馬后爲言而不得也東觀漢記曰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宮室地園皇后在傍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命滿三千萬止諸小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者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三千作二千是驕貴之無厭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贊曰孝明傳肩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德下邳嬰疇梁節邪惑三藩夙齡謂千乘淮陽濟陰並早薨黨惟荒忒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終 後漢書五十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校補

陳敬王羨傳帝曰廣平在北注廣平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北已詳吳漢傳洛當爲洛官本注不誤

遂行天子大射禮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至以二千石遺之也引侯康曰此引陳留書舊傳未詳魏志高柔傳注所引可證案續亦作順非異名乃宋時譌誤避改耳

鉤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集解惠棟曰至平周亭屬扶溝卽小扶城也見水經注高亭侯高陽亭侯也屬陳留圍縣按從辰曰惠侯作平周亭侯是此注與官本注皆帶平字也

案觀高陽亭侯注亦止作高亭侯又無一定案此又前注所不數疑

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爲陳王伏侯注亦未盡可據

彭城靖王恭傳封恭子阿奴爲竹邑侯注竹邑或爲邕字傳寫誤也沈欽韓曰竹邑侯相張壽碑立於建寧元年今在城武縣學宮

封定兄弟九人皆爲亭侯注東觀記曰至代林亭侯也錢大昕曰

當作兄第八人

樂成靖王黨傳增懷永欽注袁宏記曰尙書侍郎冷宏官本注記冷宏作紀是作冷非也前書五行志下之上冷州鳩曰應劭曰冷官也師古曰樂官曰冷後遂以爲氏冷音零其字從水顏說甚明冷非中國集解惠棟曰冷宏袁宏紀作岑宏柳從辰曰今姓漢世所無也集解惠棟曰冷宏袁宏紀作岑宏柳從辰曰今宏案此疑今本所改

下邳惡王衍傳子哀王宜嗣數月薨集解錢大昭曰數月二字行至相距廿載豈數月乎案黨紀中平元年十二月已大赦天

除如自中平二年起算至六年止凡五年應獻帝初平四年不二建安十一年七月七年則中間相距廿二年前後且廿三年不

止廿載矣惟建初八年則中間相距廿二年前後且廿三年不一年又載下邳等八國皆除則見下邳當復封矣或建安十年

始復立宜爲意後數月即薨故國再除傳未及詳數月反非誤也

梁節王暢暢尤被愛幸正官本不誤案原本作猶當爲獨之誤

目陳留之鄭甯陵注鄭今許州鄆陵縣也鄭即鄭也官本注亦作

合正文之失 集解惠棟曰郾屬潁川離當依注作郾錢大昕

曰至郡國志郾作潁此字亦誤當作郾與諸縣向見陽定陵

皆下之彼注云郾今豫州郾城縣也章懷太子注作郾誤各本

城則此云許州郾城當然是郾非郾不應遽指為誤春秋元年

鄭伯克段于郾成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郾地皆郾地

左昭十三年傳王治夏將飲入郾此郾乃楚地其字則

同作郾漢書地理志之郾始仍名郾前志屬潁川郡郾縣前志

城注說文注之可證郾前志屬潁川郡郾縣前志郾縣前志

郡縣志屬潁川郡則前志均作郾均作郾更作郾者如

以爲誤則前志亦誤矣許州郾城縣治

唐書均作郾後今開封府郾城縣治

暢性聰慧作惠官本慧

數有惡夢初從晨日袁宏

選餘所食四縣下邑也

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集解蘇與曰志匪由于咎疑當作咎匪由

王昭已有是說注云謂由下忌及王昭等也此由字即承上非

必如蘇說

永平十六年官本平

淮陽頃王兩傳永平五年錢大昭曰五年當

永平二年錢大昭曰永平當作永元南

子頃王儀嗣案山本兩傳之理疑誤

濟陰悼王長傳曰東郡之離孤錢大昭曰

亦由布帛須幅目成其度焉注左傳曰官本日

下郊嬰疇作疇

李陳彪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復虞書五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李恂集解惠棟曰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傳世所敬

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爲從

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三

年辟司徒掾虞府集解黃山曰虞字仲春壽陽人建初後拜

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遠皆聞爲山川屯田

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惠之拜兗州刺史日請約率下惠棟

曰東觀記恂爲兗州所稱小常席羊皮服布被疑張掖太守有威

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修禮遺恂

奉公不阿爲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

黃山曰班超傳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延後

年北匈奴及車師明紀永平十七年遣入車師初置戊己校尉後

已校尉故通鑑胡注直以勇爲指耿恭屬龐參任尙恭後稱延平元年

拜西域副校尉安紀道尉校尉梁慆校尉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賞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官本注土數遺匈奴婢宛馬金銀香屬之屬一無所受曰西域出

諸書石蜜爲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隨沙日西使命不得通

繼毛爲布者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隨沙日西使命不得通

志曰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龍也渠解患

日賈憲爲中將軍在河西帝永元元年恂之復徵又在其後副校尉

之名始見安紀梁慆爲之恂更爲之則上距明帝永平遠矣恂說

走也班超傳安紀梁慆爲之恂更爲之則上距明帝永平遠矣恂說

域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

又逾十年矣

域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

域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

域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

域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

域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

域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

域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

域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尉校尉

思並行案應劭曰當作班超定西域時黃山曰此亦誤當在班
運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
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到田合爲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
恂因詣洛陽謝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遺子饋悉無
所受徙居新安閣下拾橡實自資案練實也武帝元鼎三年九
十六卒

陳碑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善黜惡爲邦內所具察
孝廉州辟治中從事案漢志曰每州有從事中從事也案經錢大昕
化或改爲持此治中二字亦必改易宋人改書者又或改爲理或改爲
紹補以番配爲治中又有治中劉惠先謙曰注侍官本作治時刺
史爲人所上受納威賂案黃山曰舊鈔七十三引謝承書時刺
此但言爲人所上賢碑諱之耳案碑當傳考而考之也所齋但
然贊曰碑爲君隱猶著其貴也案碑當傳考而考之也所齋但
持喪微之具而已及至咎掠無算五毒畢加案碑當傳考而考之也所齋但

也或云鞭撻及拘案碑意自若辭對無庭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
騭聞其名而辟焉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曰碑爲漢中太守夷
賊素聞其名聲即時降服案碑意自若辭對無庭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
乃矯詔赦之還左馮翊人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檄國王
揮音徒丹反案解劉敬曰案和紀皆作檀音碑字亦無作半姓者
而此音徒丹當由此注者見前音讀誤以爲檀而音之也又檢說文
容有輕重之殊然注書當定從一說不宜二三也獄樂及幻人能
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來羣臣共觀大
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獨之樂
仲尼誅之案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侯
應誅於是新侏儒手足異處案解劉敬曰案文當作首足黃又曰
山曰注趙下當有進字先謙曰官本注諸侯下無者其二字
放鄭聲遠佞人論語孔子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尙書陳忠
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案解惠棟曰河

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自明有制也與
王所以得之順命重始也故合歡之樂傳于堂四夷之樂陳于門
之樂皆于四門之外右碑石陳于右者孝經與之樂陳于右先
外樂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義不在內黃山曰御覽引
神契作合忻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于堂上之戶戶仍古謂王
而與齊敬有別四夷之樂反陳於堂上之戶戶仍古謂王
內堂之樂於太廟白虎通釋之云言納明有所入蓋未可拘與故詩
云呂雅呂南誅任朱離案詩小雅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
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音不雅差之樂曰雅雅者四夷之
樂鄭玄注云東方曰雅南方曰雅西方曰雅北方曰雅雅者四夷之
六我下當有脫文未明詩有此語黃山曰白虎通東夷之樂曰朝
樂南夷之樂曰南夷之樂曰南夷之樂曰南夷之樂曰南夷之樂
樂名皆與鄭說而南夷之樂曰南夷之樂曰南夷之樂曰南夷之樂
則忠所與鄭說而南夷之樂曰南夷之樂曰南夷之樂曰南夷之樂
後人妄改注不及毛傳也今毛傳無毛字當爲今揮國越流沙
威度案前書西夷傳曰威度者山名也今毛傳無毛字當爲今揮國越流沙
威度案前書西夷傳曰威度者山名也今毛傳無毛字當爲今揮國越流沙

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定訕朝政案詩也案解錢大昕曰定當作廷
不諫惠棟曰應劭云鄭太后時西夷檄國來朝書詔令爲之而諫
大夫陳碑曰應劭云鄭太后時西夷檄國來朝書詔令爲之而諫
世宗時碑以爲夷狄僞道不可施行後數日朝書詔令爲之而諫
碑以鄭聲斥之故忠以爲廷訕朝政也先謙曰官本定作廷是請
勅碑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爲左菟候城障尉在遼東詔政不之官
上妻子從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遠
東太守胡憚其威逼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
單子隨使還都案解惠棟曰考異云案北單子漢朝所不能臣以
東北單子益西徙自代郡以東至遼東塞外此事可疑胡注和帝未
地皆鮮卑居之北單子安能至遼東耶案碑於學行禮爲說
道義目感化之單于懷服遂目胡中珍貴而去及鄧騭誅盧禪曰
故吏免復爲車時將軍顯長史順帝即位遷司隸校尉明年卒
於官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案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天子以
碑曾孫寶案應劭曰寶亦作寶字盛先亦剛壯有禪風爲州別

後漢書集解 卷五一

駕從事顯名州里

龐參字仲連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龐參見而奇

之舉為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若盧獄名案解惠棟曰衛宏漢書侯若盧獄有錄室

若盧獄官主鞠將相大臣也黃山曰永元九年十月初元年涼州

二月復置若盧獄官見和紀前書若盧獄屬少府永初元年涼州

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

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言其耗損不復

於重之曰大軍疲之曰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

不能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兩手相搏言無計也集解先謙曰良

本持約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

總兵養眾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隨宜且擾旅留征西校尉任尙使

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助其時止煩賦已益其財令男

得耕種女得織紉紉音如深反杜預注左傳云織紉織布也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

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御史中

丞樊準上疏薦參曰臣聞鸞鳥累百不如一鶚前書鄧騭諫吳王

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尙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

向前書馮唐謂文帝曰臣聞魏尙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

明而賞太輕文帝悅是日令唐明而賞太輕文帝悅是日令唐

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

略有魏尙之風前坐徵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為患大軍西屯臣

為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尙之功免赦參

刑為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郡太后納其言即擢參於使中

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騭遣四年羌寇轉盛兵費

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鄧騭曰比年羌寇特困隴

右供徭賦役為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黃音制今復募發百

奴調取穀帛街賣什物已應吏求外傷羌廣內因徵賦為羌寇所傷也遂

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為

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放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

貨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

復為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為西州士大夫所笑今

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恤憂也不使之民謂戎虜也

救恤也營恤與營救經恤同義恤暴軍伊吾之野曰慮三族之外

不當訓憂先謙曰注橫官本作橫官本作橫官本作橫官本

言勞師救遠以讓日注橫官本作橫官本作橫官本

為親戚之憂慮果發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盡無益於疆先謙

曰官本多田不耕何救飢故善為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

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

也丘空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成故縣孤城絕郡目

權徙之轉運連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

隲及公卿已國用不見欲徙參議眾多不同乃止拜參為漢陽太

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備之棠不與言但曰蒞

一大本水一孟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曰為倨參

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蒞者

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棠解

曰皇甫謐高士傳棠字季卿詔徵不至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已

及卒鄉里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已

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還護羌校尉集解惠棟曰西羌傳校尉

其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郡令居集解黃山

作治此遊通河西路今居縣屬金時先零羌棄僭號北地詔參將

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在郡州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

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為羌所敗集解惠棟曰西羌傳參兵既已失

期乃稱病引兵還坐呂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

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慈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

謁府庫臣奉軍師昔周宣猗猗侵鎬及方詩小雅六月之詩曰侵

注云鎬方在北方地名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

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報之委抑亦并城有虓虎之

助詩曰公侯于城又曰關如虓虎于干也虓虎怒貌也虓虎解惠棟

詩曰左傳武夫公侯千是呂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起起載於

漢策周亞夫為漢將起武武貌窺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

智略引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曰博雅深謀之委又度遠將軍

梁燿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留三輔功効克立開在北邊單于降

伏今昔幽囚陷于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左傳

荀林父及楚師戰於邲晉師敗績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

諫曰不可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也

孟明視喪師於峭秦伯不替其官左傳曰晉敗秦師於峭獲百里

之罪也不故晉景并赤狄之士秦穆遂霸西戎左傳曰晉荀林父

侯晉林父狄臣千室亦賞士貞子瓜衍之縣曰吾獲

狄士子之功也又曰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宜遠覽二君

使參僅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

後參為遠東太守永建元年遷度還將軍四年入為大鴻臚尚

書僕射廣訓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曰為太尉錄尚書事是時

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為左右所陷毀曰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

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集解通鑑注漢郡國歲舉茂才曰孝廉

會于庭茂參曰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據廣漢段恭集解惠棟曰

字節英雅人少周流七十餘郡未嘗失學經三十年馮胡昭與恭

泰山之章勃海紀叔陽遂明天文二老東平侯叔雅學經高富

世遂過于蜀恭之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

廉參竭忠盡節徒曰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聞自處中傷之

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曰讒佞傷毀忠正此夫地

之大禁人主之至誠音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

喜其紆難紆緩也季子魯公季友也問公之時國家多難以季

何賢也言其來歸何喜之也集解劉歆曰注言其來歸其言季子

文當云其言來歸何喜之也集解劉歆曰注言其來歸其言季子

賢化集解惠棟曰君曰忠安以詔莫君以忠安以侯危此古今之

常論而世所共知也集解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

此似有成語未詳所出

呂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帝

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參素與洛陽令

視良不平集解惠棟曰長沙書舊傳良字御卿朱經注

亦作御卿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集解

車懷誤也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集解

井中良收其妻殺之與案治龐參事相類遂因災異策免有司

巨良不失問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集解惠棟

舊傳良為洛陽令貴戚數手榜鼓希鳴時九旱天子祈雨不得良

乃裸身階庭告誠引罪自辰至午紫雲杳起甘雨乃降民為之歌

曰天久不雨悉民應降雨下集解惠棟曰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

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陽嘉四年復曰參為太尉永和元年曰久

病罷卒於家

陳龜字叔珍上黨沁水人也集解故城今澤州高平縣也

弓馬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還五原太守集解

曰初學記六引謝承書安帝時尚書陳龜上表曰仁恩廣被化流

殊方使老者以壽終幼者得保年集解龜轉河東太守上表曰

此為尚書當在遷五原太守前若集解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

後復徵為尚書則在桓帝時矣

南匈奴左部反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願內呼促令自殺集解

曰袁紀永和五年夏四月南單于寇河西天可汗開以恩信喻而坐

降之單于脫帽謝龜曰南單于無足可效迫切令自殺也坐

徵下獄免集解龜南單于傳龜又欲徙單于後再遷拜京兆

尹時三輔強豪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周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

郡內大悅集解龜北堂書鈔引風俗通龜遷京

北尹民有疾病則給醫藥常使戶曹巡行

昔羌胡寇邊

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曰繼世諸邊俗拜爲度違將軍集解惠棟
延熹元年趙臨行上疏曰臣趙蒙累世馳騁過垂總展鷹犬之
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孤狸猶無已塞厚責蒼萬分也
至臣頑集解劉放曰案文至器無銳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
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集解通鑑胡注言三
權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希鷹揚之任詩
維師尚父上慰聖明下懼素餐素空也無功雖歿無體無所云補
今西州邊鄙土地墾墾集解通鑑胡注墾秦昔反較馬爲居射獵
爲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
驅去不圖反自頃年日來匈奴數攻營郡謂郡有屯兵者即護羌
屯上谷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皆係馬鞍或舉
國掩戶盡種反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左傳
如懸磬野無青草後漢書五十一之懸下無所有集解黃山曰左
傳本作縣磬杜注如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磬語乃作懸磬草
注縣磬兩作云懸磬言魯府藏空虛但有糧粟如懸磬也陸氏左
傳釋文磬亦作懸磬是也即作磬亦當訓盡如禮記之磬於何人
皆發繳校核在如縣磬又孔氏左傳正義引服虔注云言室屋
諸章注合亦縣磬謂說編劉炫謂如縣磬但有柵無覆二說正與國
蒙帛始以磬爲鐘磬而倒說之賢注蓋出於劉雖含生氣實同
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更謂卒老耆
應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百姓爲子品庶臣陛下爲父焉
可不日晨勞神書曰文王至于日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舍其子
曰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史記曰堯知子丹朱
推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舜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
利竟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也集解劉放
案史記本文更有授舜二字故古公扶策其民五倍帝王世紀
父是爲大王爲百姓所附扶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玉帛不能免焉
王遂杖策而去梁山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地紀人從者如歸
都一年成邑二年成國文王西伯天下歸之帝王世紀曰西伯至
亡百姓願負而至豈

復與金贊寶曰爲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
法女子即太倉令蕭于公體德行仁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
承光武之戴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集解
胡注言牧守出于懼遂上旨取過目前集解通鑑胡注呼嗟之聲招
中官之所引也致災害胡虜因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集解通鑑
致災害胡虜因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胡注單與
同功業無錄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視
良初除到州多所糾劾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効卓然
實應賞與呂勛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良選匈奴烏桓護
羌中郎將校尉集解通鑑胡注護匈奴中郎將烏桓護羌校尉
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
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虞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
更過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曰下多所革易集解通鑑胡注
風聲營皆都尉領之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曰將吏民
諸郡皆有太守都尉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曰將吏民
龜旣到職州郡重足虞棟集解通鑑胡注言重足而不敢近塞省
慮經用歲曰億計也集解通鑑胡注言重足而不敢近塞省
挑取功集解通鑑胡注言挑取功也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不睦其沮毀國威
畏坐徵逐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
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
夷并涼民庶咸爲舉哀弔祭其墓
橋玄集解惠棟曰橋或作卒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
郡戴德學集解惠棟曰橋或作卒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
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女鴻臚集解惠棟曰橋或作卒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
大鴻臚橋玄集解惠棟曰橋或作卒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
太守玄少爲縣功曹集解惠棟曰橋或作卒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

車入塞抄掠起匈奴左部衆州叛光逼追兵族往行東夷高句麗
 貳千餘人伯固謀殺發三垂驛關四府表公徵拜度遼將軍始受薛
 鐵紐鼓之任并發三垂公以吏士甄年在外勤于奔命人然後督
 馬廉廣捷錦諸且息州營橋發之役以輔困憑朝廷許之
 諸將守將謂惠臨等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依散退走在職三年
 邊境安靜肅初撤入爲河南尹轉少府大鴻臚集解黃山曰錄
大昭補表列
 爲度遼將軍於永康元年爲河南尹於建寧元年爲少府大鴻臚
 於建寧二年今案皇甫規張奐傳奐於延熹九年被徵爲大司農
 規復代爲度遼將軍永康元年規被徵爲尚書而後度遼將軍缺
 出且蓋紀建寧三年八月載之由大鴻臚爲尚書與之轉公則缺
 之爲度遼將軍自宮同在永康元年而爲河南尹爲少府大鴻臚
 亦河南尹傳似不應言在職三年永康元年爲度遼將軍次年即入
 度遼將軍大春即入爲尚書其夏有日食之對在事日尤復而
 規傳亦云在事數歲北邊咸服何耶是建寧三年遷司空轉司徒
 則規與兩傳有駁文錢表偶沾其誤耳
 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玄曰國家方
 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與上疏引眾灾曰自勅遂策罷歲餘拜尙
 書令時大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集解惠棟曰橋公廟碑河間
相蓋升以朝廷在藩國時鄰
 近舊恩歷河南後漢書五十一
 太守大中大夫前爲南陽太守滅數億呂上奏免升禁錮沒入
 財賄集解惠棟曰橋公廟碑公奏升貪放狼籍不顧天問損辱國
法上爲上招怨當肆其朝以謝兆民幸遇贈令罪除惡在可免
 升官禁錮終身沒入財賄集解惠棟曰橋公廟碑河間
相蓋升以朝廷在藩國時鄰
 法之物以充帑藏懲戒羣下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拜光
 祿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召疾罷拜太中大夫就醫皇舍
 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集解惠棟曰漢律
所謂持質在盜篇
 入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
 令國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遽之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
 玄豈目一子之舍而縱國疑乎促舍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
 乃詣闕謝舉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廉呂尉實開張
 袁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呂後法禁樓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
 自是還絕玄呂光和六年卒集解惠棟曰橋公廟碑七年五月甲
寅以大中大夫薨于京師案橋公
碑皆云光和七年疑傳誤也侯康曰玄卒時年七十五而蔡伯喈
西鼎銘載玄于光和元年有大馬齒七十之語則實卒於六年

不時年七十五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檢下士子弟親宗無在大
官者集解侯康曰橋公廟碑性謙克不吝于利欲雖眾子羣孫並
能好縣比方公孫及卒家無居業集解惠棟曰張喪無所殯侯康
未有若茲者也日橋公廟碑初公為舍于舊里弟當時稱之注引張璠漢記玄卒
家葬與其孤至子知世橋殯無所當時稱之注引張璠漢記玄卒
當世以此為無所殯初習操徵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之見而
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子集解惠棟曰賴長書
知人操營感其知已及後經過玄墓州宋城縣北十里墓前碑云漢
故太尉橋玄之碑輒懷愴致祭莫自為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
錢大昭曰魏武帝本紀汎愛博容因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
注載此文作誕敷明德悲哉緬矣操曰幼年遽升堂室特曰頑質見納君子集解錢大昭
作特以頑質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孔子
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子曰吾與汝俱
不如也集解惠棟曰漢書凡論語吾與汝俱不如也包咸注曰既
然子貢不如復玄吾與汝俱不如者蓋欲以李生厚歎賈復復少
師事舞陰李生孝也士死知已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
沒之後路有經由不曰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
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何肯為此辭哉懷舊惟腹念之
悽愴也思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集解沈銘彝
亦稱陵與樊宏傳之稱救趙咨傳之稱曹公古人文質今則當有所避矣裁致薄奠公其享之魏志曰
以太牢祀橋玄進軍官度也玄子羽官至任城相集解洪亮安曰
有漢太傅孫橋墓碑載字元貴梁國睢陽人也
睢陽公子嘉平五年立亦橋公子而先死者耶論曰任堂姜岐也著其清結製牖而辭三命結搆構也莊子曰原
案樞而喪牖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貽漢陽之幽人乎坦坦幽人
服三命受位謂任姜辭太守之時也貞吉象解惠棟曰易履九二幽人貞吉虞仲翔注曰履自訟來二
在坎獄中故稱幽人荀子曰公侯失禮則幽是幽人為幽繫之人
明矣薛宗逸民傳論曰光武側席幽人蓋自東晉龐參躬求賢之
以來漢學淪亡末學之徒始自高士為幽人矣

禮故民悅其政橋玄屬邦君之威而眾失其情夫費力不足歟將
有道在焉橋玄舍美峨以道不可也如今其道可忘則疆梁勝矣譚
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鄭玄注論語云匹夫之守子貢曰
塗喪千軍不失土心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高士傳曰段
也守道不仕魏文侯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之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泄柳魯之賢
時請見之泄柳閉門費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而不納事見孟子
贊曰李麥勤身甘飢辭饋禪爲君隱集解惠棟曰君謂巴郡刺史之死廉貳龜
胄邊功參起徒中橋公識運先覺時雄

虛受堂

三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後漢書五十一

於人澆音五市 反音許既反 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
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 橫漢志曰郡國常以春行
門下樣倪微諫篆乃張起班春 班布 所至之縣獄犴填滿 前音
義曰卿亭 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罪此皆何罪而至
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 掾吏叩頭諫曰 篆解劉放曰案吏當
吏也獨當之 朝廷初政州牧峻刻 初政謂非即位篆解黃山曰史皆
官又已三年則非葬即位之初矣此特為 有過申枉誠仁者之心
然獨為君子 篆解惠棟曰傳曰昔遺伯玉恥獨為君子將有悔乎
篆曰和文公不曰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 左傳曰和文公卜
人不利於君 和子曰利於人孤之利矣人既利矣如殺一大尹
貲二千入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
史又舉篆賢篆自曰宗門受莽僞寵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

後漢書五十三

居榮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 篆解黃山曰唐藝用決吉
凶多占驗臨終作賦曰自悼名慰志其辭曰嘉昔人之遺辰兮
也辰時也篆解先謙 美伊傅之遲時 伊尹干湯傳說遇高宗爾
日官本嘉字提行 規矩之淑質兮過班倕而裁之 官輪班倕人也倕
協準璣之貞度兮同斷金之玄策 準璣也倕也貞正也易曰二
也何天衢於盛世兮超千載而垂績 大同心其利斷金玄策猶妙策
物處乾為天艮為徑路天衢象也 豈修德之極致兮將天祚之攸
適愍余生之不造兮 丁漢氏之中微也 氛竟鬱已橫厲兮
義和怒曰潛暉 篆解和曰也氣盛而日傍之氣橫厲謂氣盛而陵於天
制于家門兮王綱維呂陵遲 國語晉仲對齊桓公曰昔者聖人之
云六柄生殺貧賤富貴也 黎共奮曰跋扈兮弄泥狂曰恣睢 國語
少卑之衰九黎亂德人神維撻不可方物惟南子曰昔者共工與
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履歷強梁也恣睢

後漢書五十二

自用之貌也否音營 音詩推反昇況已見上 睹嫫媿而棄儂兮竊神器之萬機 易曰姬
不可為也 篆解王之王之位老子曰天下神器 思輔弼曰前存兮亦
曉曰謂否 策補焉謂王莽篡政也始焉且也號嘆哀呼也前書王莽
惠陳曰易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國語曰漢時同漢時若驚然則號咷者
君之憂仍作 門人先號咷而後笑 國語曰漢時同漢時若驚然則號咷者
亦求賢之意 言莽思輔弼而求賢者 國語曰漢時同漢時若驚然則號咷者
取象泉余迫余于暴君之義 失之黃山曰意言此為莽思輔弼是也
然則否非即鳴否說文謂之義 失之黃山曰意言此為莽思輔弼是也
然則否非即鳴否說文謂之義 失之黃山曰意言此為莽思輔弼是也
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 莽因得人心大失正 莽為大司空時事嗟三
事之我負兮乃迫余曰天成 三事謂三公也 莽自謂太保蓋舉也
年豐前舉策策投劫歸 莽迫之也後為大尹當在三年 莽無
能驚之微介兮悼我生之殲夷 左傳曰楚三事公勝為亂石乞曰
五百人矣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若得之以創不動勝
日不為利語不為威攝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介耿介也我生

三

六經之奧府也皇再命而紹卹兮乃云眷乎建武也皇天也紹也
所以再命光武也運機槍曰電塔兮清六合之土宇也聖德勝

曰橫被兮黎庶惶惶曰鼓舞四門曰博延兮彼幽牧之我舉也
之門廣求賢也幽牧謂分實定而計決兮豈云賁乎都者賁也
為幽州刺史所舉也集經黃山遂縣車曰黎馬兮絕時俗之進取
日章孟詩我雖鄙者心其好而論語謂點曰莫春者春服既成
款莫春之成服兮閭衡門曰瑞軌衡轡也謂橫木為門軌也

聊優游曰永日兮守性命曰盡齒也貴啟體之歸全兮庶不忝

乎先子之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也云父母全而生
先子之所望集解曰大斯曰案崔宗仕葬顯貴家亦至二千石已
味守貞之義漢室中興正當匡時以益前愆乃更辭歸不仕去就
便到如此而云無忝先子何厚乎此傳敘述家世詞多溢美
益由東觀諸臣阿其所好辭宗承其舊文不加芟削未為有誤也
故春秋傳元覽曰策生毅曰疾隱身不仕毅生嗣年十三能通詩
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而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

後漢書五十二

四

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常曰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能
其太玄靜將曰術名失實駟揚雄解嘲作達旨曰答焉華囑書
揚雄以為范蔡鄉之徒乘譽相傾詭譎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
時又曰竊貨卓氏劉氏細君斯蓋士之貴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
者同以為失其辭曰或說已曰本或字提行易積備物致用可
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曰出順陰而入可觀而有所合序卦之文
也鄭玄注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
以陰入坎為中男離為中女太一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
陰陽男女之偶為終始也集解惠棟曰易繫辭備物致用立成器
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虞翻注云神農黃帝堯舜也民多否閉
取乾之坤謂之備物以坤之乾謂之致用說卦可觀而後有所合
虞翻注云臨反成觀三陽在上故可觀棟案觀觀消息之卦周
二月卦觀周八月卦臨下云扶陽以出順陰而入備物致用亦謂
乾坤往來易以道陰陽法已亡故章懷之注不詳先謙曰注一
官本春登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繼續六經服
膺道術有美玉韞積而藏諸曰歷世而辭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
淵仰探遠乎九乾難騷天問曰圓則九重歌營度之集經應棟曰

易繫辭均深致遠度翻注云初深故曰鈞深淵窮至體於幽微淵
亦謂初九數九故曰九乾乾為遠故曰探遠窮至體於幽微淵
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備曰
已退不顯於庸人入索孔疏訓作贊贊助也廣雅釋義謂以顯獨
師友道德合符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橫摩陰翳木不林
隨時之宜道貴從凡華嶠書作高樹不庇易曰隨時義大矣哉
于時太上運天德曰君世憲王儼而布官太上明帝也傳曰本上
易曰乃位乎天德儼書曰處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
又憲法也儼官也言法三王而建官也集解惠棟曰天德乾元也
黃山曰周禮辨王官辨方正位辨九宮三才辨九屬之職曰天德
民極即所謂王官辨方正位辨九宮三才辨九屬之職曰天德
疏軒冕曰崇賢也天子辟雍諸侯賓賓諸侯賓賓諸侯賓賓
集解惠棟曰呂覽疏也慎乎也諸侯天子之官皆所以立學垂教也
而貴之疏猶分也率惇德曰厲忠孝揚茂化曰砥仁義砥砥進
利器於夏材求錫錫於明智吳越春秋曰干將莫邪人也造二劍一
名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百神臨觀遂以成劍說
苑曰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所以尚砥礪者貴其立至必
且歷日曠久絲髮猶能榮石焉馬亦
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入之其材也不曰此時攀台階闕紫閣三
謂之三閣三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為尺豪竊惑
焉故英人乘斯時也文字曰智過萬人謂橫逸禽之赴深林竊納
之趣大沛之蛟孟曰子日汚池渾渾濁濁日清水草相半胡為嘿
嘿而久沈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曰世路不知其跌而
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之設反皇綱云緒帝紀
乃設集經惠棟曰何休公羊注云德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
尚矣赫胥罔識大庭林氏曰古者稱帝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
幸依降厥趣合達高辛氏道無常稽與時張弛之於常道也失
仁為非得義為是老子曰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君子退變各審所履
故士或掩目而淵淵莊子曰北人無澤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
謀曰注洽或監耳而山橫之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以腐污乃區
官本作洽或監耳而山橫之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以腐污乃區